

【有感于思】 阎晶明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繁简字“陷阱”

略微关注一下学习一点书法,发现除了字要写好很难,如何去写一个字也一样不容易。仅就繁体和简体造成的不同,就很难周全掌握。掉入此“陷阱”者,并非少数。很多著名的书法家,时有被网友“揪”出此类常识错误者,不无尴尬。这真是一件既不能原谅,又难免产生“理解与同情”的事。

前日在一家餐厅等饭,闲坐时观赏了一下墙壁上所挂书法条幅。那是摘抄李白《将进酒》的句子。其中就把“斗酒十千恣欢谑”的“斗”写成了“鬪”。事实上,这里的“斗”是个量词,读三声,只能写作“斗”。前不久看到有人指出某书法家的繁简错误,其中“皇后”“后主”的“后”不可写成“後”,“子丑”的“丑”不可写作“醜”,否则就犯了常识性错误。有一次看一美术作品展,画作不敢评了,只见一幅气势雄浑的长城画卷上,有题诗一首,其中就把“出发”的“發”写成了“理发”的“髮”,真是有点难为情了。忘了哪位前辈说的,那意思是,对于画作而言,题字

【顽童忆往】 邵元宝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荒凉的底色

从两三岁记事起,到五岁半上到初小,我基本上是被“放养”,到处“瞎lie”(随便玩耍)。先是在家里想出各种玩法,但条件有限,一共三间草屋,角角落落,一览无余。

“玩具”更谈不上。有天晚上梦见妈妈从走村串户的货郎担上买了两只嫩黄嫩黄的塑料小鸭,就摆在床沿给我玩。然而早晨醒来,踪影全无!

幼年时代哪个男孩不曾被饥饿驱使下寻找过食物?妈妈的床头柜,奶奶的衣箱,但凡可能藏东西的所在,无论是否上锁,迟早总要撬开来。米缸里有没有捂着青柿子?床后小瓮中除夕做的“炒米糖”还剩多少?堂屋条几抽屉里有没有姑奶奶们孝敬奶奶的零食?这些小秘密,全家没有谁比我更清楚的了。

单从“文化”的角度看,我生命的底色是何等荒凉啊。

【拒绝流行】 曹林 北京时事评论员、教授

对奥运的关注度确实大不如前了。这其实是一件好事,一方面说明已经过了那个需要从体育中汲取快乐的“荣誉敏感和依赖阶段”,对金牌和竞技看得淡了。另一方面,体育运动的大众化和社交文化,某种程度上也稀释了奥运的高大神秘。

在新媒体上,有很多退役的前世界冠军在教人们如何打乒乓球、游泳、跳绳、防溺水,当网邻身边的“云教练”。我在抖音的乒乓球教练就是前世界冠军“郭指导”。这就是体育该有的样子,通过退役的奥运冠军们推动体育运动融入日常,奥运不只是一个轻松的事,我们看郭沫若、赵朴初的书法,其实也都是繁简杂交。前日买了一本《赵朴初书法集》闲来翻看,发现先生特别喜欢抄写一首自己的诗赠送给朋友。诗中有“为爱晚霞餐海色,不辞坐占白鸥沙”句。而这个“爱”字,在多幅作品里就写法不一,其中又以不加“心”者为多。这当然不是标准,但写字要放松,而不刻意追求所谓“古意”,也是现代人应该有的心态吧。

我爱打乒乓球,也在抖音上关注了退役的“郭指导”,站在世界冠军领奖台上的郭焱,

“冷奥运”与“热体育”

会让人觉得高不可攀,而在抖音中却“暴露”了她的亲切随和,吸引了80万网友追更她的短视频和直播。很有意思,在喜欢和她学乒乓球知识的粉丝里,不少是来自县城的中老年人。为了配合这个群体起得早的作息,郭焱特意把一天中的第一次直播调到了清晨,这些老年粉丝在评论区里很容易辨别,那些明显因为手写出现的奇怪部首或偏旁,就来自他们。郭焱的技术讲解也像老师在讲解“错题集”,网友们把自己的打球视频发在私信和粉丝群里请她指导,她归集问题模仿错误动作并告诉他们为什么是错的。当围墙被打破,越来越多的人享受到这项国民运动的乐趣。

从这个缩影中能看到一种双重进步。一方面是体育运动的大众化,普通人不仅获得了更多线下的运动空间,可安放日常体育健身的运动场在增多,还因为社交媒体的普及,获得了越来越多线上接受高手指导的机会。另一方面,也是我最看重的,看到了退役运动员多彩的人生,在开放的社会空间中找到了自己的旷野,在事业巅峰后人生的路可能越来越窄的时候,找到了能在自己擅长的领域继续给观众演绎精彩的路径,当自己人生的冠军。

在社交平台上,一些退役运动员走出了新路。领奖的荣耀只是一瞬,可生活的路很长,人们希望这些为国家荣誉流过汗、为观众奉献过“更高更快更强”精彩比赛的人,能继续受到他们所热爱的体育运动的滋养,而不是随退役而黯然落幕。体育是一种积极的生活,而不是工具,体育融入社会的方式不只靠“冠军”,还应该有很多。

【昙花的话】 尤今 新加坡作家

幸福滋味

在加个无水无电的小都是被盖成的,到处都是烂泥坑,孩子赤足在泥地上跑来跑去,释放永远也使用不完的精力,点点污泥与笑声齐齐飞溅。少女三三两两地到远处的溪边汲水,沉甸甸的水桶摇摇欲坠地顶在头上,她们却依然能健步如飞。我常常感叹,生活就是一把熊熊的烈火,能够淬炼真金。

时值晌午,一股一股浓郁的香气从茅屋里飘送出来,层层叠叠的,与空气纠缠、糅合。啊,眼下生活也许多数折却很好地安抚了情绪。在一所浓香扑鼻的茅

【有稽之谈】

谭天 暨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李娟的治愈

随着电视剧《我的阿勒泰》的热播,原作者李娟的名字进入了公众视野。其实,在文学界李娟早已成名,她已拿遍了中国散文各大奖项。她那清新脱俗的散文,她那坎坷的人生经历,使之成为当今中国文坛的一颗最闪亮的新星。作家刘亮程这样评价李娟:“只有像李娟这样不是作家的山野女孩,做着裁缝、卖着小百货,怀着对生存本能的感激与新奇,一个人面对整个山野草原,才能写出不一样的天才般的鲜活文字。”

我觉得李娟的作品和人生远比电视剧更真实,更丰富,是一个超越世俗的极其丰盈的更加治愈的精神世界。看了李娟的《遥远的向日葵地》《我的阿勒泰》之后,我归纳出李娟散文的五个特质:纯真、有趣、生命、治愈、批判。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给李娟的颁奖词这样说道:“李娟的散文有一种乐观豁达的游牧精神。《遥远的向日葵地》中,那块令人忧心的年年歉收的田地,不竭地生长着天真的喜悦。她的文字独具性灵,透明而慧黠,边疆生活在她的笔下充满跳荡的生机和诗意。”

《我的阿勒泰》中有一金句:“哪怕再颠簸的日子也要闪亮地过”。问题是李娟是怎样做到这种豁达和闪亮的?在凤凰网文化直播间的访谈中,李娟有两句话给了我答案:“如果心态不对,贫穷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快乐是我的情商决定,悲观是我的智商决定的。”



友善笑容

图/文 施用和

今年三月的一个傍晚,在孟加拉吉大港码头,我用索尼便携式无反一体化黑卡相机拍摄的孩子们。尽管他们生活在贫困的环境中,却保持着热情和友善的笑容。透过这些明亮的眼睛,可以看到他们对生活的乐观和对未来的向往。

随手拍专用邮箱:
ycwbwy@163.com

【不知不觉】

钟红明 上海《收获》杂志副主编

清醒的坠落

看了辈子小说,却并不热衷看那些描述文人的小说。至于前辈学人大家的故事,看“纪实”是否更有意思?

最近却看了一部罗伟章写在《收获》上的长篇小说《红砖楼》: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东轩市的作家、艺术家聚集于一幢红砖楼,前来朝圣的文艺青年络绎不绝。那也是文人的“高光时刻”,不免眼神倨傲,放大“怪癖”,男主盛华研究并欣赏孙云桥的小说,却把孙冷漠拒绝,见一面,阴差阳错,被盛华强拉入自己的“队伍”。盛华不过是写过一部三流爱情小说的过气作家,时时刻刻都仿佛在镜头前表演,戴着白手套迎接客人,家里墙上挂满与历任市领导的合影,但他却塑造出东轩市文学界的领军人物,最后他干脆搞一套世界文豪排名,将自己打造成与屈原、鲁迅并列的“世界文豪”。

罗伟章在小说创作谈里写道:“小说会告诉你,你打捞的,只是水面上的泡沫,不是水;你身处潮流,却错过了时代,因为你不理解,如果‘时代’不能与自我的生命细节和个人立场血肉相连,它就是空的……小说还要告诉你,别说明天的恶行,就是万里之遥的罪恶,你也有份。如果敲响了丧钟,它为别人敲响,也为你敲响。”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